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 
第五十回 單珪覆沒蛇盤谷 懷德被困鐵籠原

詩曰： 兵書久閑習，征戰數曾經。  
平雲如陣色，半月類城形。  
對岸流沙白，緣河柳色青。  
年少多遊俠，結客好輕身。

右摘錄王褒《從軍詞》

話說周世宗一心憂著趙匡胤受困，無計可救，因此出榜招募熟知地徑之人，好待兵從間道而救。是夕，憂愁不寐，巡視諸營，忽聽營後遠遠的有作歌之聲，世宗側耳而聽，喜得更無人聲，字爽聲清，真有激昂青雲之志，陽春白雪之風。其歌道：

天地反覆兮，吾志能維。干戈擾攘兮，吾計可夷。明珠藏於匣兮，燦爛常晞。良士隱於山兮，功施無機。已矣已矣！識者何希？

世宗聽罷，暗思：「此人必非凡品，吾須訪之。」

次日，令人暗暗尋訪。不多時，祇見同一壯士進營，朝拜已畢，世宗問其姓氏。壯士奏道：「小人姓史，名魁，字彥升，乃史建瑋之子也。」世宗道：「原來是名將之後。昨夜清吟，公所作乎？」史魁奏道：「小人向因流落江湖，力營度日。前在絳州遁跡，偶遇軍令公相招，隨軍效力。無如今公竟不見用，故有所感而寫懷。」世宗邀入後帳，設酒食以相待，因謂之道：「既壯士有此襟懷，何鬱鬱居於人下，不自計其榮顯乎？」史魁道：「未逢知遇，安望顯榮，小人誠有所待也。」世宗道：「朕聞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。朕從來所最關心者，賢士耳，今見公具此大才，朕實欣慕，欲以微位為屈，不知公肯為朕效勞乎？」史魁見世宗實意用人，便乘機進道：「陛下此言，足見為國之心矣，小人安敢不以實奏，小人雖為軍令公帳下牙將，向慕陛下求人若渴，久有投順之心，恨無其便，故暫止耳。今見軍令公用計，將陛下之將趙匡胤困住谷中，彼不知趙匡胤與小人有萍水心交，早欲相救，正在窺伺機會。適遇陛下皇榜招募，故小人作歌以探耳，實欲相投陛下，而救匡胤也。」世宗聽言大喜，優容而謝道：「公若果有此心，朕之大幸也，但不知用何策而可救，願聞其詳。」史魁密奏道：「此計必須裏應外合，方可成功。小人回營，誑取人馬，預先伏在谷中，陛下當於第三日夜間，但看火起為號，須便領兵殺入，小人在谷內接應，內外夾攻，匡胤便可出矣。」世宗聽了此計，歡喜無限道：「若得成功，必當重報。」

史魁辭了世宗，竟自回營。第一日無話。至第二日，史魁來見單珪，告道：「小將觀趙匡胤乃世之虎將，周主倚為安危，故匡胤雖困谷中，而周兵堅屯於外，總為匡胤一人而已，彼此貯兵久持，非善策也。小將自投帳下，未建寸箭之功，願領一支兵，竟往谷中，乘他食寡力微，斬取匡胤首級，號令軍前。彼見匡胤已死，必無戰心，其兵自然退矣。此舉非惟可解河東之厄，更得將軍早早奏凱，不致勞兵日久也。」單珪依言，即撥兵與史魁前去。史魁出營，與心腹將劉勇計議，告以投順世宗之故。又言：「汝於明日夜間，在營中放火，我從谷內殺出，外面自有周兵接應，救出匡胤，汝功不小，須當緊記，不可有誤。」劉勇依議。

史魁領兵來至谷口，見了守圍軍士，傳了令公之令，那軍士不敢違阻，讓史魁進了谷去，仍然守住。那史魁進得谷來，望見匡胤坐在石上，默默無言。四下兵馬不上千餘，都垂頭喪氣，飢餓形容。史魁嗟嘆不已。便將帶來人馬扎定一處，獨自一個走到匡胤跟前，叫聲：「將軍困甚矣，可認得故人史魁麼？」匡胤此時見谷內有人馬進來，打算上前拼力而鬥。見他把人馬扎住，獨自前來，心下又是疑惑。及至走近跟前，留心一看，見是史魁，方纔放心。立起身來，叫聲：「恩兄因何至此？得非來救匡胤乎？」二人並坐石上。史魁將前後事情，及明夜夾攻殺出谷口之計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匡胤大喜道：「前蒙恩兄在五索州相救，今又如此周全，小弟銘德不忘，必當重報。」史魁道：「些微照應，何足挂齒？」匡胤又道：「小弟部領五千兵，受困在此，已有二十餘天，餓死大半，剩下軍士，殺馬而食，這般飢餓，明日怎好衝突？」史魁道：「不妨，小弟帶得糧米在此，盡可教他飽食。」遂令軍士各各取出糧米。原來史魁帶來的軍士，每人身旁多夾帶著糧米。當下眾軍把米遞與那些餓兵，登時做飯，各各狼餐虎咽了一頓，覺得眼光頓亮，精力復生。過了一宵，至明日，眾軍一齊飽餐已畢，等著號火起時，便要動手。

將至三更，劉勇在營中放起火來。周營中諸將見了，放起幾個號炮，領軍望谷中殺來。那裏面匡胤史魁聽得外面炮響連天，知是周兵已到，率領眾兵一齊奮勇衝出，衝到谷口，把守把的兵士亂殺，如砍瓜切菜一般，勢如山倒。史魁正在衝殺之際，當頭來了一將，乃是單守俊攔住去路，大罵：「反賊，往那裏走？」史魁不應，手起一槍，刺守俊於馬下。殺散眾軍，舉眼看那北營裏，火勢正旺，北軍亂竄。史魁領了兵馬，保著匡胤，出得谷口，正迎著單珪。單珪大罵：「反賊怎敢誑我軍馬，反來助賊？」揮動大刀，劈面砍來。史魁舉槍相迎，未及一合，後面高懷德早又衝到，喇的一槍刺來，單珪措手不及，抽回刀來架時，不防刺斜裏匡胤殺來，手起刀落，把單珪分為兩截。守傑見事不濟，棄營單騎而走，正遇鄭恩，交馬不三合，被鄭恩一刀揮於馬下，劉武守信為亂軍所殺，守能連人帶馬被火焚死。其餘人馬，殺的殺，降的降，逃的逃，不留一個。比及天明，看那北軍，僵屍數十里，棄下輜重不計其數。查點將士俱全，祇有北將劉勇死於敵軍之中，史魁甚為傷嘆。張永德收兵回營。

匡胤入見世宗，拜伏帳下。世宗道：「朕以二御弟被困，坐臥不安。若非彥升進計，險遭其禍。」匡胤拜謝，又謝了眾將。眾將皆來賀喜。世宗以史魁之功，封為左參軍。其餘眾將，各皆重賞。

自此，周兵軍勢大振，遠近皆驚。丁貴的犄角之兵，那裏還敢出戰？暗暗退入城中去了。世宗乃移兵汾水界，扎下營寨，督令將士重困晉陽，攻打倍急，晝夜不息。劉崇慌得心驚膽碎，坐臥不安，忙召群臣計議道：「單令公全軍戰沒，周兵攻城甚急，契丹駐兵不動，消息全無，眼見國家破在旦夕，汝等眾臣有何計策可退周兵？」丁貴進道：「主公勿憂。臣觀河東之地，北控大遼，西接山後，城郭堅固，且有數萬精銳之兵，尚在未動，周兵雖然緊圍，急切亦不能下。今山後應州山王金刀楊令公，高祖倚為泰山之重，現今手握精兵，帳列勇將，坐鎮應州，各處皆聞其威名。主公可差官召他相救，管叫此人一到，周兵立破矣。」劉崇依言，即差使臣齎了詔旨，前往應州，召取令公去了。

卻說這楊令公名業，字繼業，太原人氏。生得面如重棗，五絡長鬚，相貌威嚴，身材凜凜。使一輛大柄刀，上陣如風，因此名為金刀楊令公，軍中又號楊無敵。深明韜略，廣有機謀。夫人余氏，暢曉兵機，熟諳陣法，慣使一個流星錘，勇力倍常，也是個無人敢近得他的。這夫人生長在綠林之中，父親余志龍，乃是一籌好漢，山寨稱尊，各處響應。當楊業年幼時，奉了父親楊衰之命，遠使探親，路過此山，被這夫人阻住，要討買路錢，兩下裏廝殺起來。不道一般的少年，配定無二的武藝，兩個戰了多時，竟是個對手。那余志龍見楊業一表人材，十分愛慕，便請他上山，款曲勸諭，納作了乘龍之客。這夫妻兩口兒，真是天緣巧合，分外恩勤。那楊業也把許多忠言美語，勸志龍改邪歸正，圖取功名。志龍乃是鐵錚漢子，焉有不依，一聽其言，便心說誠服。因此，楊業回見父親，把這委曲緣由，一一說了。楊衰便請旨招安，封官外鎮，做了封疆大臣。這是從古以來的英雄好漢，做事光明，直截痛快的作用。那楊業所生七子——長曰延平，次曰延定，三曰延輝，四曰延朗，五曰延德，六曰延昭，七曰延嗣，又有義子懷亮。這八位郎君，弓馬嫻熟，武藝出眾，都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又有兩個女兒，稱為八娘九妹，也是勇敢非常。所以其時盛稱山後楊家兵為最。

當日，楊業正在府中與八個孩兒議事，忽報薛王差官來召，楊業受旨訖，與牙將王貴說道：「吾曾屢聞薛王兵敗河東九郡，單珪全軍覆沒，周師強盛，無有其敵。今薛王既然來召，不得不去救援一遭。」王貴道：「公今若去，小弟亦願同行。」楊業大喜，即日點起三萬精兵，同了八子與王貴，一齊起行。到了金鎖關，放炮安營。早有探子報入周營。

世宗聚齊眾將商議。匡胤奏道：「臣聞山後之兵，天下莫敵。今彼既來對壘，豈有畏避之理？臣願協同眾將，領兵與之決戰，無勞聖慮也。」世宗依允，下令諸將各宜仔細以待。

是夜三更，世宗宿於軍中，夢見一個婦人，寬衣博帶，走進帳中。後面隨著許多女從，約有二十餘人，手裏多拿著一塊木牌，牌上畫著雲霓，中間寫個大大的水字，見了世宗，祇把這牌兒來晃。那婦人走近前來，對世宗說道：「陛下軍威已盛，遠人莫不敬畏矣。車駕即宜速返，不然，恐數萬兵馬受苦也。我乃本城城隍，特來報知，望陛下留意。」言罷而退。世宗步出帳來，要問端的，卻被袍服一絆，跌了一交，頓然驚覺，卻是一夢。見案上留下一簡，世宗起來看時，見簡上有詩四句，墨跡未乾。那上面寫的是：

百戰功成第一機，全憑汾水隔華夷。

貪功不解波濤涌，數萬雄師俱受欺。

世宗看了，不解其意。至天明，召群臣詳解，皆不能知。又召鄉民間之，內有老者對道：「離汾水十五里之地，有一后土夫人神廟，莫非此神顯靈，來報陛下也？」世宗聽言，即命匡胤齋香燭往探，如有神廟，可即上香。匡胤領旨去看，不多時回奏道：「汾水西南，果有后土夫人廟，臣已焚香，謹來回旨。」

正言間，忽報北漢楊業兵馬已到了。世宗聽報，便問諸將：「誰敢領兵去敵？」匡胤奏道：「臣願往。」世宗許之。匡胤帶領精兵一萬，與鄭恩高懷德等，到平川曠野，列開陣勢，兩軍相遇。周兵見山後兵果然雄壯，與單珪兵馬大不相同，眾各嘖嘖稱羨。三通鼓罷，放炮一聲，祇見主帥楊業騎馬而出，上首牙將王貴，下首義子懷亮。匡胤嘆道：「人稱山後之兵為最，果不虛也！」言未畢，一將出馬，乃高懷德也。懷德拍馬挺槍，跑至陣前，高聲喝道：「誰敢出來會我？」對陣楊懷亮看見，縱馬出陣，喝聲：「俺來也。」舞起竹節鋼鞭，與高懷德相迎。兩下金鼓齊鳴，喊聲大舉。二將戰上四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楊業在馬上見子不勝，稱羨懷德之勇。時天色已暮，兩下各自收兵。

楊業進關，與王貴議道：「今觀周將之戰，果是英雄，必須定計先捉此人，其餘不足介意矣。」王貴道：「公用何計，可以擒之？」楊業道：「離金鎖關四里之地，有一所在，名鐵籠原，山上並無樹木，四面峻嶺，便於埋伏。明日，令懷亮交戰佯輸，將他賺到原中。我與公登山觀望，指揮四面人馬，祇看周兵到處，重疊圍困，可擒周將也。」王貴道：「公之妙計，真鬼神莫測也。」於是楊業暗傳號令，命總管馮益領兵三千，埋伏去了。那馮益原是鄆州守將，因得罪逃亡，投在楊業麾下。

次日，楊業放炮出關，搖旗擂鼓，陣前討戰。匡胤引兵而出。高懷德道：「昨日未定輸贏，今日出去，誓必擒他，以挫其勢。」匡胤道：「北將亦是勁敵，汝不可輕視，須要小心。」言畢，兩軍對圓，高懷德挺槍躍馬，望北軍殺來。北陣上楊懷亮舞鞭相迎。二將交馬，約戰十餘合，懷亮回馬，望本陣而走。楊業帶兵先走，軍勢敗北。高懷德拍馬追趕，後面趙匡胤驅兵繼進，勢若山崩，北軍盡棄衣甲而逃。懷德要立功劳，追入深地，將近鐵籠原，祇聽得一聲炮響，馮益伏兵齊起，將周兵衝作兩段，北將楊延昭拒住後兵，不能前進。懷德被北兵逼入原中，部下祇有一千人馬，那裏衝突出來！又怎當楊業在於山下，手執紅旗，指揮三軍圍裹，任你插翅也不得出來。匡胤與鄭恩正在後面追來，聞知懷德被北軍所困，便與鄭恩鼓兵衝至山前，那山上弩箭似雨，炮石如雹，周兵傷折無數，祇得收兵退十五里安營。

楊業與馮益把守谷口，差人報捷薛王。劉崇知楊家兵已勝，遣使齋羊酒至營前賞軍。楊業分散眾軍，皆令列於營門之外，奏樂縱飲。如是者數日。有伏路軍校將此報知周營。鄭恩道：「賊將戰勝自負，不理軍情，可乘他怠惰，領兵去劫他營寨，便可救懷德了。」匡胤道：「不可。楊業乃智勇之將，必有整備，賢弟若去，恐中其計。待等主公駕到，商議救懷德之計。」鄭恩道：「若待駕到，懷德因死多時了，二哥既然放他，不去劫營，吾領本部兵自去破他。」匡胤再三阻擋，不肯聽從，祇得引兵隨後接應。

卻說楊業每日縱令軍士在營前鼓樂飲酒，當有王貴諫道：「主帥縱令軍士長飲，不理軍情，倘周兵得知，鼓勇而來，恐非吾之所利。」楊業道：「無妨。周兵大敗而去，氣已餒矣，安敢再來？公何必多疑？」王貴道：「小將聞將驕兵惰，必敗之道也，公蹈驕惰之失，倘一旦兵至，何所禦哉？」楊業笑道：「公行兵多年，尚不知其奧耶？此吾之計也。吾觀金星人彗惑，應在今夕周兵必來，故行此計以誘之。公可引兵往正南扎營，但看火起，乘勢殺來，可獲全勝。」王貴方纔大喜，引兵欣然而去。楊業又令：「懷亮延德各領一千軍，伏於要路，放過周兵，汝等便去劫他的營，看周兵敗回，再行擊殺。」二人領計去了。又令：「延朗延昭各領精兵於大營左右埋伏，看周兵入營中計，汝等便放起火來，從兩旁攻殺。」二人亦領計去了。楊業分撥已定，乃空立營寨，自己領兵退於寨後，以觀動靜。

時至二更左側，鄭恩引部兵二千悄悄而進，匡胤領馬兵隨後接應，望見北寨更點不明，寂無人聲。鄭恩引兵吶喊一聲，殺將進去，見是空營，鄭恩大驚，叫聲：「中計！」急令後軍速退，勒馬要回，忽見營外一把火起，兩旁殺出楊延朗楊延昭，阻住去路。更深廝殺，晝夜交鋒，鄭恩不敢戀戰，衝圍而走，正遇匡胤兵到，鄭恩叫道：「二哥，賊將已有埋伏，須要仔細。」匡胤道：「三弟，你保了中軍速走，我當敵住追兵。」兩個望前正走，忽聽喊聲大振，當頭殺出一將，乃是北將王貴，阻住大殺一陣，折軍大半。弟兄二人奪路而走，奔回大寨，望見營中又是火起，祇見左有楊延德，右有楊懷亮，兩路兵殺來，周兵大敗，各顧性命而逃。北兵追趕十里，方始回兵。弟兄兩個見後面追兵已去，然後立住營寨。

等到天明，鄭恩收集敗殘人馬，與匡胤回見世宗，訴奏楊家用兵如神，因救高懷德，故去劫營，不料他先有準備，被他伏兵殺得大敗。世宗大怒道：「朕當親自督軍，與楊業決一勝負。」即下令各營將帥，率領所部人馬起行。至地名汾水原安下營盤，離金鎖關有二十里之遙，整備遣將討戰。不提。

先說楊懷亮自劫營回兵繳令之後，楊業自己要退守關隘，即撥懷亮幫助馮益困守谷口。是夜，懷亮伏几而臥，忽得一夢，從夢中哭了醒來。祇因有此一夢，有分教——填穰誤分吳越，吳越仍返填穰。

正是：

悲歡離合從天定，禍福安危怎自由。

畢竟懷亮做的甚夢，當看下回自知。